



旋转的红月亮

四川文艺出版社 · 贺星寒 · 一九八八

那天晚上，我偶然朝头顶望了一下。奇怪！
成都的夜空泛出一片暗绿色。……后来，从电
报大楼的钟塔边，慢慢挤出一团赤红的东西，再
回头一瞅，原来是月亮。



旋转的红月亮

贺星寒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

成都

责任编辑:林文询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面设计:李 军

书名 旋转的红月亮

作者 贺星寒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8年5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.375

印数 1—24,000 册 字数257千

ISBN7—5411—0209—9/I·196

定价: 2.78元

第一章

那天晚上，我偶然朝头顶望了一下。奇怪！成都的夜空泛出一片暗绿色。在高楼的挤压中，透过苍老的桉树叶，天上泛出青苔般的暗绿色。后来，从电视大楼的钟塔边，慢慢挤出一团赤红的东西，再回头一瞅，原来是月亮。

我是坐在薛林的摩托车后座上看到这一切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天空了，尤其是晚上的天空。我骑自行车，注视慢车道快车道，停车线红绿灯警察的手势，还有就是两旁的店铺熙攘的行人。我眼前晃动着工商局的走廊，公司执照，税务登记证，银行开户柜台，紧俏货滞销货与合同。夜空，一本久未翻阅的书，我发现这其中有多少神秘的符号，又亲切，又难懂。我突然领悟到自己已经不是明月公司的经理了。谁是经理呢？不在天边，就在眼前。我前面这个宽背家伙，薛林，就是他。

我跨下是一辆蓝色的摩托车。我心惊胆颤地在后座摇晃。眼镜店里灯火辉煌，一个烫爆炸式的姑娘对着我

张大嘴巴，打哈欠。她张开的大嘴连同上百只闪闪发光的眼睛永远留在了我脑海里。她看见薛林托了一堆货物。我不是货物。我想象自己依旧是经理，而薛林只不过是我的车夫。司机或者车夫。那时钟塔上时针与分针正好形成一个岔路口，八点过几分。

那天晚上，薛林约我吃饭。确切地说，是我设法叫他请我吃饭。这在中国是无师自通的本领。当有人跟在你屁股后面打恭作揖时，你总能想出办法叫他请你吃饭的。不但请你吃，而且是请你赏光赏脸，包接包送。我当然没有想到第二天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那晚上我与他都喝了不少酒，直到第二天爬四川文联的五层楼时头都在痛。好象脑袋的齿轮里，被谁恶作剧扔进几颗螺丝钉。

蓝色摩托车把我带到提督街一个小酒楼上。酒杯闪着黄绿红的光芒。音乐幽雅绵软，时而象暖烘烘的棉絮把我包裹，时而又象凉飕飕的水流浸润全身。后来，那两个姑娘来了。其中有一个叫黄小花，还有一个是小花的朋友。后面这位我好象见过，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她上眼皮涂着浓浓的眼影。她坐在那里一言不发，显得高傲又神秘。

后来我们就到锦江宾馆九楼去跳舞。就在那半路上，我望见了暗绿色的夜空和象一滩蛋黄似的红月亮。我预感到那天晚上将出现不寻常的事情。在迪斯科舞厅，薛林乱扭了一阵，便瘫坐在椅子上，醉眼朦胧地看着我们。音响强烈，如同山谷里一架碎石机在狂叫。它那钢铁牙齿咬砸着碎石，也咬噬着我全身的骨头。身旁是橙色朦胧的灯光。人的形体，

迷人的面庞在声浪的翻滚中飘浮。黑眼影姑娘穿着黑色的健美裤，大腿和小腿的线条优美迷人性感。

我扭头一看，薛林不见了。

黑眼影姑娘嘴角动了动。鬼知道她嘴角是否动了动。也许是灯光变幻引起的幻觉吧。我朝门边暗影处看去。一对人影恍恍惚惚象是薛林和一个女人。我从旋转的彩色光罩中蹦出来，企图看得更真切些。我没有看见薛林，倒看见一个戴呢礼帽架大墨镜的男人。在这么昏暗的舞厅里带墨镜？我心里顿时闪过一种不祥的感觉。那黑洞洞的两团后面的眼睛，似乎正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从舞厅出来，薛林的蓝色亚马哈已经不知去向。黄小花鼻子哼着。她说走。我们又到盐市口某个人的家里去。可能是哪个姑娘的同学的表姐或者表哥的家中。我们喝茶，放音乐。我想薛林如果在这里的话，我俩一定会举起茶杯相碰，祝贺我俩合作成功。他不在，我倒象是个俘虏似的，惶惶然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说快十二点了，你们不回家吗？黄小花嗤笑了一声，不屑于回答我的问题。她说跳舞跳舞。黑眼影姑娘似乎对我有些同情。她紧挨着我坐。弹力健美裤包裹着的大腿，每次碰着我，就象针灸一般，使我颤栗，引我想入非非。我急忙端正思想，但又有点力不从心。我偷望她的侧面，迷迷糊糊，脑里猛然出现了她的名字：月妹。她好象与我有过几次邂逅。她嘴角挂着一丝微笑，象枝叶间挂了一串半青半红的葡萄。不知是甜是酸。我不敢去摘。我想，她可能就叫月妹吧？

“你可以叫我月妹。”

她静静地说。她连眼角都没有转过来就说了。我一怔。我搞不清楚刚才自己是不是问了她。我吃力地张开嘴，舌头发麻。我嗫嚅着莫名其妙的话，觉得脑袋必须清醒一下。我下楼去解手。院子里空寂阴暗。有两辆面包车面对面地停在楼边，如同正准备拼死相撞而在最后一瞬间凝固了。水泥地面影影绰绰，映着窗户暗淡灯光。一团白影儿滚动，吓我一跳。原来是一张纸卷。我想起是春天了。春寒料峭，不禁一阵哆嗦。从厕所出来，忽然发现阴暗黝黑的自行车棚里有一个人影。他靠在柱头跟前。我只膘了一眼，我就敢断定那就是他。就是在九楼舞厅里盯住我的那个人。黑呢礼帽，大墨镜。墨镜提在手上，两个眼白如同两个枪口。我背上沁出一阵冷汗。

我回到楼上。房间里灯光暗淡下来。有三对人正在跳舞。我咬紧牙齿，不让它们互相碰撞。我觉得这房间特别地亲切温暖。我粗野地把月妹拉起来。她那涂了眼影的面孔显得不真实。我双手扶住她的腰。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。她丰满的胸部轻轻靠在我怀里。她穿着高跟鞋几乎跟我一样高。她温煦的鼻息象羽毛一般抚着我的耳朵。她悄悄一笑。

“你的手在抖。”

“呵，我是太兴奋了。”

“你是见到那个人了吧？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站在自行车棚里的人。”

我惊得双手一推，把她推得隔我远远的。我想看清楚她的眼神。她垂着眼帘，眼窝处一团幽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默默无语，靠进我的臂弯。我自以为懂得了。

“他是你的保镖吗？”

她偏着头笑了笑，表示否认。她和我随着音乐继续轻柔地跳着。我听见她说话。那声音好象是从窗帘边门缝里领折处发出来的。她说，那家伙正在上楼，他现在走到二楼拐角处了。等一会儿，她又说，那家伙走到三楼走廊了。他走过来了。他马上就要推开房门了。我半信半疑，但忍不住扭头朝门那边看。月妹靠在我臂弯里，脸朝着厚厚的深蓝色的窗帘。她是不可能利用窗玻璃的反光来看房门的。房门没有动，镀铬的暗锁闪着淡淡的银光。月妹轻轻地在我肩头上捏了一下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却知道肯定会发生什么事。我马上就明白了。门无声地慢慢地打开。它越开越大。接着，一只擦得锃亮的长统马靴伸了进来。再接着，门上方缓缓地出现了那顶礼帽。一对舞伴摇摇晃晃地走过来，遮住了我的视线。那一对舞伴原地不动，大概准备来点什么花样。姑娘咯咯咯直笑。顷刻，他俩的身影闪过。门半开了。那戴礼帽的男子劈腿站在门前。他皮肤很黑，面孔又在暗处，所以模样迷迷糊糊，眉眼都不清楚。墨镜倒醒目地挂在扣眼里。他的两点眼白十分闪亮，甚至有点刺人的光芒。但愿他不是冲着我来。但愿……后来的一切就混混沌沌，颠颠倒倒。窗帘张开乌贼似的巨手，一把将我抓了过去。月妹顷刻间消失了。不知哪个姑娘尖叫了一声，象是惊险电影中的某一个场

面。接着，地板突然间竖立起来，茶杯与酒瓶在我耳畔滚来滚去。墙壁发出马嘶般的叫喊。一颗披着长发的脑袋落到我的腰上。灯光拼命地亮了一下，万根金针朝眼睛刺来。灯猛然熄灭了，仿佛还呻吟了一声。

我在浓黑的波浪中下沉。

“松开他裤带。松！”

“把背心扯出来，扯高点。”

话语象一堆枯柴，横七竖八地架在我头顶。汗腻腻的手掌手指头在我腰间拉扯。我眼睛好象睁开了，一束强光立刻又使我闭上眼。一股寒气浸着我的上腹部。我觉得冰冷的东西触到了我的皮肤。刀？玻璃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那是一个人的指甲在我腹部划来划去？要干什么？

没有。接着有几个声音说，没有。谁松了一口气。我肚子一阵松弛，感到虚汗直冒。

“你见过这种东西没有？”一只尖头皮鞋踢在我腰上。我想我得睁开眼睛。

我看了看那白晃晃的一片。我摇头。

看清楚点。声音粗糙，象一张砂纸。

我又摇摇头。

我醒来时，倚在人民西路的街边铁栏杆上，象一个喝得烂醉的酒鬼。我也的确满身酒气。肩膀上湿漉漉的肯定被谁洒了不少白干酒。夜深人静，街边有一只行迹可疑的狗盯着我。它正考虑对我摇尾还是狂吠。今夜的一切是真是假？我脑海里猛然出现那一束亮光。亮光中有一张白纸。白纸上

弯弯曲曲地画了些线条和类似梳子或梯子的符号。那是藏文还是蒙文？我特别注意到上边有一团红色。一团鲜亮的红色。

一辆三轮车咣咣咣咣地在空旷的街心走过。车上是水箱和扫把。漏出的水在明亮的街面绘出奇怪的图案。天空阴云密布。如果此刻钟塔边出现一个月亮，倒正象那张神秘的图纸。

洪老板一看见我投射在他办公桌前的影子便要叹口气。他对我无可奈何。

洪老板并非什么做生意的大亨或小亨。他是明月诗刊社的主编。喊主编不太亲热。照习惯，喊老师。洪老师。这既体现了编辑部的民主平等空气，又显示出学术气氛及对他的尊重。高且瘦的洪主编洪老师，自然希望这种空气越来越浓，每间房屋的空气都弥漫着诗意。长风大漠，野花山溪，春草秋月，再而至于什么朦胧出一团希冀之类，统统欢迎。想自然可以随主编大人乱想，但是编务会上编辑会上却常常插进来一些怪音。钞票声。期刊订阅数下降，每本杂志亏损四分，百本四元，万本四百元。这个月的奖金到哪里去找？谁？谁有本事去拉一个封底广告？钱呀，钱钱钱，虽然与命不紧相连，偏偏与纯净的诗歌紧相连了。洪主编皱着眉头谈钱，脑袋拼命朝后倾斜，仿佛他正端着一盘散发臭气的剩菜。他羞愧满面，莫可奈何。他随时都准备写下一篇反省。对不起，我给神圣的诗歌殿堂带来污秽。年轻编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洪老板！洪老板！你就是明月诗刊社的老板！想跑都跑不脱！

副主编刘婆婆嗅觉不灵，丝毫闻不出这里有什么怪味。她颠着脚在五楼的办公室跑来跑去。什么叫以经济规律办事？就是要讲钱。国家要讲钱，人民要讲钱。以商养文，正大光明，人民日报消息发在头版，怕什么？干。老葛，你少写两首诗，来帮我们干。她把我推过走廊推进主编室推到洪老板的办公桌前。这一推好不厉害，就把我从诗人推成了明月公司的总经理。从八五年元旦之后，我隔个十天半月便要爬一次作家协会的五楼。在那里，我害怕刘婆婆，洪老板又害怕我。刘婆婆一看见我便要我快交多交管理费。洪老板看见我就知道我要找他盖章。我总是从刘婆婆的门前飞身闪过，面孔扭向另一方，或者用手遮住，假装在搔额头之类。进入洪老板的办公室就比较安全了。洪老板大多时间都在伏案批改或握笔凝思。办公桌上两堆稿件校样书籍高过脑袋，背后还有一座平地拔起的书稿的大山。洪老板处于环山包围之中，自然便有盆地意识。他叹了一口气。对着我落在他办公桌前的身影叹口气。他摸出明月诗刊社的公章，苦着脸与我摆在他桌上的表格相对无言。表格不认得这副深度近视眼镜；洪主编也不认识表格。待业青年登记表，资金信用证明，工商执照申请书，税务登记表，场地租用证明，主管部门批文……毫无诗意，毫无诗意，比朦胧诗还难懂。他深深吸一口气，把那个红圆印在表格上空悬着。他咬咬牙，狠狠地戳下去。他那神情宛如杨白劳盖手印。他把明月诗刊社一次一次地都卖给了魔鬼。他是极不愿盖这公章的，为了诗歌，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？我咬住舌头以免笑出声来。

洪老板今天的态度有点特别。当我的身影落在他面前时，他刷地抬起头来，其行动之迅速使我误以为有个蜂子蜇了他后颈。

“你坐！”

我不坐。我每次来都是站着的。站着好办事，速战速决。而且我也不愿用裤子去擦那张破沙发上的灰尘。

“你坐。”洪老板再次声明。他站起来了。我用一张写着“枪口对准永恒”的诗笺擦了擦沙发，一屁股陷进几根断弹簧中。这不是坐，这是蹲沙发。

“现在一些诗，越写越草，生害怕性刺激不够味似的。你看，要在女人的溶洞里凝铸钟乳石哪，新婚夜红色的曲线哪……”

我连忙搜索脑海。自当明月公司总经理一年多，可是一首诗都没有写呀。少有读诗，竟不知新潮已经涌过了内衣内裤。洪老板不会是说我。我甚至没有推荐任何一个人的诗到编辑部来。他这是在打什么迂回战？

“今天叫你来，主要还是公司的问题。我总觉得你这样搞来搞去要搞出问题。果不其然，现在事情闹大了——”

“哟！葛经理，你来哪！我还以为你被关进监狱了呢？”刘婆婆的声音从门外跳跳蹦蹦地冲进来。接着，她颠颠地走到我面前，笑嘻嘻地指着我。

“你眼睛鼓那么大干啥？你当我是开玩笑吗？我真的听见说你被关起来了，说得活灵活现。我都吃了一惊。这种事怎么开得玩笑。坦白说，葛经理，葛总经理，你搞的鬼名堂是

只有你知道的——”

她这最后一句话，如同一道铁栅栏，就把我关进笼子。她呢，在外面悠哉游哉。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呵？”我感到领口把脖子卡得太紧。背上沁出汗了。

“什么事？你还装得挺象的哩。你的事你难道会不知道？还不是你搞的那个公司。正在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，对不对？正在清理公司，对不对？省委正在亲自抓这件事。你说，你那个皮包公司是怎么卖的？卖了多少钱？赶快交待——”

“胡说！纯粹的胡说！”

怎么公司成了我的公司了？好象明月公司与明月诗刊社素不相识，只不过是互相久闻大名而已。洪老板与刘婆婆一个庄严一个亲切，都向我投以陌生的关注，就象关心一个外星人一般。我感到孤独。我的声音柔弱无力，使人想起软绵绵的牵牛花藤蔓。它没有可攀援的枝架。它气呼呼地向上冲去，立刻又倒垂下来。我的颓丧，使洪老板有点不好意思。他抬抬眼镜，理理桌上的诗稿，动动嘴唇，额前的皱纹显得越发深刻，仿佛随时会冒出有哲理的语句。可是他终于没有说话，他又叹了口气。刘婆婆此时更为兴奋了。

“你不管我是从哪儿听到的。反正无风不起浪。葛经理，你随时把牙膏牙刷换洗衣服和毛巾准备好。没关系，到时候我和洪老板及编辑部全体成员会来探监。我们带些吃的来看你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快说！”

我糊里糊涂地思索自己喜欢吃什么。我竟然想不出自己喜欢吃什么。猛然一道闪光掠过脑际。有只鸽子在窗前扑腾两下又飞走了。我从破沙发的深坑中一跃而起。

哈哈！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们说的卖公司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干笑着向洪老板眨眨眼。他莫名其妙地也跟着我眨眼。我说，所谓卖公司就是薛林交给明月诗刊社那六千元呀。你们俩人都知道的呀。薛林一张支票转来六千元，你刘婆婆亲手写的收据，对吧？你洪老板盖的章，对吧？要说卖公司是你们俩卖公司呀。

是你找来的人。他俩齐声说。男女二重唱。

是我找来的人。我说，我挺起胸膛说。我只不过是给个掮客，而卖主是你们。你们。

我们开的收据是管理费呀。洪老板小心翼翼地说。他仿佛捧出一个精致的玻璃制品，但愿别被一碰而碎。

所谓卖公司就是收管理费。我青杠大棒横扫过去。玻璃花瓶在地上炸裂。洪老板目瞪口呆。他倒退回去，准确地瘫在自己的藤椅里。他的脑袋隐没在几座书稿的小山间。他默不作声。他此刻肯定感到写性解放的那些油荤气很重的诗，远比我大棒亲切得多。

老葛，老葛，刘婆婆拉着我的袖子，象砣螺似地围着我转。她说，老葛，老葛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不会是真的吧？

怎么会不是真的。我说，我甚至知道是谁向省委告的状。肯定是刘高告的状。他想承包公司又不想交管理费，我没有交给他，而交给了薛林。他便有意作对。肯定是他告的状！

那怎么办？刘婆婆眼睛惊惶地朝后看看，仿佛武装到牙齿的省纪委已经包围了诗刊社。你要为诗刊社考虑哟！为了诗歌你可别独自开溜呵。我们现在都捆在一辆战车上啰！

我说，要安全，只有退钱。

刘婆婆搓着手。退钱？六千元呀？

退钱。洪老板藤椅嘎吧一声响，如同挣裂了一副枷锁。

他说，退。

退退退……刘婆婆颤抖着说，但是，老葛，退了那个薛什么的钱，要做得干干净净，就说是从来没有卖过。最好，请他赞助我们一部份。

关了关了关了。这倒霉的皮包公司！

薛林骑着摩托拐进了小南街。狭窄的街道古老的木楼。饭铺面铺北方水饺甜食店。烧腊滷肉摊摊占领了阶沿。刷黄鳝的长凳摆在阴沟口，血溅在薛林裤子上。现在还来得及将车掉个头。回去，回到公司的办公室里。在那里，薛林有一把转椅。他坐在转椅上，左前方是一排明亮的玻璃窗。他皮鞋朝办公桌上轻轻一蹬，椅子便托着他旋转。淡黄色的墙壁电风扇沙发便围着他旋转。沙发上常常是坐着人的。胡子八楂的，正儿八经的，汗流满脸的，各式各样的人。但一律都是来谈生意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或是“要不要？”或是“给不给？”

我为什么要到石亚男家里去？薛林避开一个骑着自行车直对着他撞来的人。我为什么要去？就因为她昨天邀请了我吗？她或者说的是一句客套话吧？你到我家里来耍。薛林，

你来要。我一个礼拜有四天下午都在家。他要六点过才会回来。他是谁？自然是他啰，薛林的摩托车继续朝前驶。这条街没有阳光。在远处闪耀的阳光，一片金黄刺眼。他车头一拐，进了那条小巷。我要象从前一样，喊她亚男。亚男。白皙的面孔浮现在眼前。眼睛很大，但不是圆的那一种，有一股甜酸的味儿。她是不显老的吧？她过三十岁了吧，身材依旧很好，长长的腿。成都姑娘脸蛋儿长得标致的，不少。标致的脸盘子配上好身材，就少了。物以稀为贵。薛林踏上楼梯。新楼房在烘热的空气中散发出石灰水泥和油漆的刺鼻气味。

也许她不在。我就正好下楼。我立刻就回办公室。再到西南物管处去通一下，如果能弄到二十万，把那批层板搞到手，几天就可以赚三万多。他站在一扇浅蓝色的门前，朝门框上下寻视一周，没有找到电铃按钮。他敲门。胸膛里莫名其妙地咚咚咚跳起来。没出息！好象成了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伙子。你怎么哪？你见过了多少女人，还这个样子？

她站在他面前。简直跟十年前一模一样。比十年前更有吸引力了。那头发的样式，那丰腴且苗条的身体，那眉宇间淡淡的类似忧郁而又说不清的东西，增加了她的风韵。她说，稀客呀，快请进，请进。她穿着飘曳的柔姿纱蝙蝠衫，隐约露出胸罩的轮廓。粉红中的一团朦胧乳白。她凸起的胸部使薛林气紧。他跟在她身后。他奇怪她的臀部为什么没有变宽下垂，依旧象姑娘般地结实小巧。

他坐在沙发上。他得叫她一声亚男。进门之后他还没有

招呼她呢。不能叫石亚男。要叫亚男。他叫了。亚男。她该露出什么表情呢？娇羞地翘起小嘴，恨他一眼？假装没有听到，面孔庄重？她回过头来，沉静地向他一笑，仿佛这一声呼喊是极其自然地。她向他一笑，看他一眼，发现薛林并没有话要向她说，也没有表示惊讶。她把茶沏好，放在茶几上，就在薛林对面坐下了。

他们谈起来了。他们尴尬地谈着，寻找着互相都能投入兴趣的话题。他们谈到上个星期在宾馆九楼舞场相遇时的情景。阳台上有一盆石榴，花开得十分红火。石亚男的颈项丰满，皮肤细腻。十年前，他的嘴唇抚过那颈项时，有一种冰凉的感觉。他感到少女的身体的悸动。锁骨小巧坚硬，硌着他的下巴颏。

她笑着说，她们叫你薛老板。

他说，就是，她们都这样喊。

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把做生意的都叫做老板。只要是在一个摊摊单独能拍板的人，统统被称为老板。她是说在九楼舞场的那两个姑娘。她们叫老板是另外一种意思。老板是有钱人的称号。西服衬里口袋里可以抽出一叠拾元的大团结。身上经常都有一吊钱。一吊，一千元。石亚男这是什么意思？她微笑着说这句话，听不出是称赏还是踏屑。

“就是，她们就叫我老板。”薛林笑了，又重说了一遍。
“随便她们喊吧。”

“我也该叫你薛老板了。”她又笑了。

他笑了，露出已经不太白的牙齿。从前他的牙齿是雪白